報紙大衆化是價錢便宜人人看得
買得起文字淺顯人人看得懂

綏東形勢緊　偽軍司令部設商都

分兩路窺綏

晉綏嚴密佈防匪難逞

前哨已有小接觸

【本報北平十八日專電】察北偽軍決分兩路窺綏，前哨已有小接觸。偽軍分三股：一，蒙古第一軍，李守信兼軍長；二，蒙古第二軍，德王兼軍長；三，防共自治軍，由王英率領，番號龐雜，實力不過八千人。偽烏合之衆。司令部設商都，現有某方飛機數架停張北，連日飛興和滂江一帶偵察。劉汝明十八日午返察，雖議防務。

【本報天津十八日專電】綏東匪勢猖獗，李守信王英等匪部在廟灘一帶計劃由綏東新河及陶林兩路進攻。多倫康保開長途汽車，輸送軍用品不絕，我晉綏軍已在綏嚴密佈防，偽僅匪偽蠢動是能制服，某方在天津長春迭開重要會議援綏計劃積極進行。

四路軍考察團二批團員

香翰屏等昨抵滬

赴杭謁將請示後轉京

余漢謀駐京代表鄧剛同來

【本市消息】四路軍考察團第三批團員香翰屏等十一人，及新任四路軍總司令部駐京辦事處主任鄧剛等一行，昨日午後一時半搭日本皇后號輪抵滬，登陸後即赴滬州飯店休息。

香氏在輪次語記者，此次組團北來，旨在考察各地新建設，以廣見聞。全體團員現已在滬齊集，俟會商後，即出發各地攷察，大致先赴京，再決定各地行程。蔣委員長現在杭，當於一二日內往謁。

又據鄧剛談，日內將與香同赴杭謁將，代表余漢謀有所請示後，即轉京就職。

昨日抵滬人員，除香翰屏，鄧剛外，尚有團員張枚新，黃質文，葉蔚堯，歐陽新，譚朗星，張鏡澄，鍾子年，楊永仁，張帶心，及前粵省銀行行長沈載和。

張惠長

昨歸國抵滬

【本市消息】我國駐古巴公使張惠長，昨晨七時，乘大來公司柯立芝總統號輪，悄然歸國抵滬，在新關碼頭登岸後，即返愚園路私邸休息，張係上月自古京啓程，經美國舊金山，據其左右語記者，張氏此次請假回國，係料理私事，返任期未定，不日分赴京杭，謁蔣及張羣，報告使務，並有所請示。

蘇崑公路上

汽車墜河傷六人

因避讓行人肇禍

【本報蘇州十八日專電】上海愼昌洋行職員孫鏡揚，張君裕，鍾元茂，李樹龍，馬勤白，曹錦富等六人，由滬乘汽車來蘇遊覽，下午二時經崑崑路五號橋李王園附近，因避讓行人，開入附近河浜中，幸河水尚淺，未遭沒頂。張鍾李三人受傷最重，送蘇州福音醫院醫治。

徐北發現飛蝗

在田中繁殖

【徐州十八日電】徐北微湖西岸蔓海十段一帶，最近發現飛蝗，佔地約卅平方里，秋禾幸已收穫，蝗蟲繁殖，居民已設法捕打。

後鄭蓮廠失慎延燒

京朝報館昨焚燬

機件全損另行印刷出版

【南京十八日電】京新街口朝報十八日午十一時半，因後隣徐閔記搭蓬廠失慎，致被延燒，編輯印刷兩部全遭燬損，至十二時四十分始救滅。開朝報生財保有火險四萬一千元，右隣唐元酒家，福昌貿易公司及一美容院亦殃及樓房後部。

該報機件均焚燬，無法出版，幸南京印刷公司，同爲該報社長王公弢經營，現決改由該印刷所代印，十九日起照常出版。

該報樓房共分三層，下層爲營業部，二層編輯部，三層圖書室，印制部及機器房在樓房後部。

福州東街大火

二百餘家被焚

【福州十八日電】十八日午後一時，本市東街大火，起火者精時昌鞋店，因午炊遺燼，延燒三小時，被焚屋二百餘家，損失數十萬，焚棺一具，文藝劇場亦付一炬，該場今開演新戲，未幸時尚早未開鑼，未傷人。

【徐州十八日電】徐埠彭城舞台，十八日下午四時失火，延燒多家，焚民房數十間。

美亞洲艦隊

新任司令抵滬

日內就職

【本市消息】新任美亞洲艦隊總司令耶乃爾上將，偕眷屬等搭柯立芝總統號輪來滬履新，昨晨八時抵滬。耶氏日內在停泊浦江的奧格斯旗艦上舉行就職典禮，現任司令穆芬卸職後，俟廿二日在滬舉行的美海軍賑災會完畢，下月初旬離滬返國。

冀將開釋

軍法判決各犯

令各縣列表具報

【保定十八日電】冀察綏署電省府，十月十日前依軍法職權判決各犯，其宣告刑期在三年以下，已執行逾三分一者，飭交保開釋，藉資恤刑，而予自新。已由省飭各縣列表具報。

評論

可怕的既成事實

日本飛機，經常在華北我國領土上亂飛，已經好許多時候了，似乎我國外交部也曾經抗議過；但是在畸形的華北環境內，抗議的只管抗議，亂飛的依然亂飛。現在華北居然成立中日合辦的航空公司了。

造成「既成事實」，然後再和你談判，這是日方的一貫策略，你還就了他，當然更其振振有據，就是你不肯遷就，「既成事實」也絕不會放鬆一步。五年來我們所受到的教訓，已經很不少了。

現在中日外交談判，就要在南京舉行了，而同時華北的局勢也格外緊張。平津的新官吏正喊着「合作」「提攜」口號，以出送利益；察綏的叛徒，正勵兵秣馬，準備大舉入寇。企圖造成「既成事實」，以完成併吞華北的陰謀。前天立法院長孫科在上海談：大局重心在華北，華北重心在察綏，全國人士也一定同樣地認清此點的。

我們不能不向當局貢獻一些　芻蕘之見——！必調整中日邦交，一定先要停止造成「既成事實」的企圖，才能表示確有調整最低限度的誠意，如其這一點都不能辦到，試問還能從何處談起？

簡訊

□日商工省近積極調查鋼鐵及煤炭資源，特派技師田子島茂，鑛業課長松本彬，事務官齋藤大助等三人赴我華北及朝鮮偽滿調查，三氏定今日由日出發。

□馮玉祥，廉鍾麟定廿一日由京赴鄭，參加國民軍革命紀念會豫分會成立會，及胡公祠落成典禮。

□贛縣長考試典委會，昨宣告成立，并開首次會決廿日開始試驗與考者四百餘人。

□香港啓德機場昨午舉行飛機競技賽。

□豫魯冀三省聯合慶祝黃河安瀾大會，定卅一日在濟南舉行。

□閩度各界昨開會歡送蔣鼎文，綏署移廈廿五日前後可竣事。

□黃慕松，曾養甫定下月四日赴港，答拜港督郝德傑。

□福民宣昨晨由京抵滬談，國大召開期，當在五六個月後。

言林

我所憂慮的事

衣谷

兼旬以來，因爲時局的捉摸不定，來客所談的，往往是些無根的謠言，荒唐的消息，及如何籌錢，如何搬家的事；有時顯見得態度慌張，有時却又覺得形色緩和了，因爲聽見說敵方底目的是在華北。——一若華北是和我們渺不相涉的東西似的。又因爲自己所住的地方，——關北江灣路——在謠諑中被稱爲危險地帶，出門去時，常不免要受到「慌不慌」？「怎麼樣」？之類的盤問。時局誠然是有點嚴重，雖不見得已到了所謂「最後關頭」，可是我所憂慮的，倒不是無錢搬家，無地可避的問題。我所憂慮的事，是少有人說到應當拒絕無理的要求，準備最後的犧牲；却在那裏希望交涉不要破裂，可以得到暫時的平安！少有人說到在這嚴重的局勢下，準備犧牲點什麼，應該做點什麼；却在那裏担心着金銀細軟鋪蓋箱籠！少有人說到萬一戰爭起來了，國民應做的是什麼事，自己能做的是什麼事；却在那裏盼望搬場汽車的得以通通，租界的能得安全！不憂慮華北主權的將遭喪失，却私幸江南的暫得苟安！這種卑劣的，懦怯的，苟安的心理不剷除，國家會有希望嗎！

國人乎！國土千里千里地喪失，能保得多少時候的苟安呢？擺在前面的只有兩條路：或爲奴隸之民，或爲自由之鬼！抱必死之心，纔能保生；存貪生之念，必然得死。愼重選擇罷！

讀報偶記

勞心

（四）

整理報紙的時候，重看了一次今天的「立報」。一看便看到小記者先生的「自盜炸彈」。他的結論是「懷疑許多案件中，會不會有與廣志洋行相類的案件」。至於廣志洋行，却是因爲店東「自己虧欠了錢，安盜個炸彈想害人」。但是，這新聞的詳細情形是怎麼樣呢——我找遍了這幾天的立報，以及其他早晚各報都尋不着。因此，我也「懷疑」？許多新聞會不會有與這新聞一樣的，我們看不到！

爲了這事，我更加相信中國人看報，眞是一件頂困難的事。

（十月十五日記）

忘掉的「大事」

勿傷

在十月十日那天，報紙向例要出一些紀念特刊的，而今年似乎更興高彩烈。

有大報弄出一大本花花綠綠的冊子。裏面除了「中村洋行」「東亞醫院」的廣告，和一些大文章而外，尚有幾副畫報。

在畫報中有所謂「二十五年來幾件大事」也者，共第一幅是「民六段祺瑞領軍聲討復辟」，最末一幅是「民廿五蔣介石車到廣州」，其間也有「東北易幟，寧粵合作，江西剿匪，濟南事件，一二八等等。

但並沒有關於九一八的一星星兒，不由我這個東北人不提出異議。

數千萬的人口論爲奴隸，大塊土地被佔了去，就被輕輕地忘掉，而不當作「大事」。這實在令人有些氣憤，倘說環境不許可，那麼濟南事件，和一二八怎麼會刊出來呢？倘說手下無像版，則是欺人之談。

我常在這裏的某租界穿行，在一家某國的窗子前，就時時看見有畫報貼出來，從前是宣揚「王道樂土」的偽國，而最近則變爲「支那人之暴行」。

藥店如彼的大新聞紙如此，而我們在不禁令我擱筆長嘆了。（寄自天津）

再論文和人（上）

另境

從前寫過兩段討論「文和人」的關係的文章，後來搜在「斧聲集」裏，本月十五日的「言林」上有人提出我的這兩段舊話來加以討論，這位宗魯先生的意見是不同意我所主張的「以文論文」的，他要求評者揭發作者的潛隱作用。爲什麼要如此呢，他說現在文壇上太多「行幫」，不能光看文章，他的出發點是衞道的。

他這辦法類乎以前的人做「案隱」，我總覺得不妥。第一要明白我們是在論「文」，不是在論「人」。儘管文人的言行不統一，但站在一個讀者的地位是可以不必管這些，要是這文章是好的，是對讀者有益處的，那我們就應該推薦，就應該給它的好評，決不能在文章以外去節外生枝，不則無疑是「勢利眼」了，因爲這位作者是爲你所知道的，所以你可以加以責備他言行不一致，要是不知道的話，或用假名發表的話，你難道也可以唤出真作者的行爲麼？

批評的作用，一半是給讀者閱讀的指導，一半是對作者鼓勵和指摘。以前者而言，則批評者（其實是介紹者）的責職是在闡明和解釋原書的意義和特點；以後者而言，則批評者的職責是要告訴作者改進的原則和方法：無論前者和後者，批評者都不應說超越書本以外的話，否則批評者的貶責即刻變爲攻擊，譏刺就會成爲侮辱的。我始終保持這個主張。

宗魯先生很感慨現下文壇的門閥觀念，這是不錯的。但這責任不能課之於批評者，批評者的對象是書本，不是作者，不是文壇現象，這是要雜感家來負的。雜感家，可以寫一篇雜感來指摘一個作者的虛僞和卑劣的人品，可以對現下的文壇現象加以斥責和攻擊。現在的批評家以行家的觀念來批評人家的文章，這是批評家自己的喪失人品，自己有愧職責，這時者有公正的雜感家存在，是應該出來加以斥責的。

未寄出的信

憶清

你平安的收到第七期「光明」，沒有被檢查所扣留下，眞算是你的運氣！那裏面，羅烽的「第七個坑」，舒羣的「在故鄉」，我覺得都是用血和淚寫成的，是比較可看的東西，你的觀感怎樣？

你說要想看的書，在北平都買不到，就是連「世界知識」「光明」一類的雜誌都禁止發賣。若果你不是過苦其詞的話，那北平眞變了！從淳孔讀經，親善睦鄰，一步一步的在學習做「順民」的資格，青年們的熱血被大刀水，龍頭一嗞就褪去了嗎？眞想不到，才一年的光景，古城的靈魂已經失掉了！——去年我在那兒時，似乎還有點生氣。

你問上海近來的情形，那還不是一樣！變十節戲院爭排新片，跳舞場通宵達旦，處處都表示出高等華人們的悠閒風度。吃苦的是一般下層市民，搬家要房錢，通過界口要演路錢，目「駱子」的人！（朋友的評語）談時事，動輒就有坐牢吃官司的危險。除此而外。我還能同你談甚麼呢？

你就知識不足，修養不够，要我給你一些，這似乎不是客氣話。知識，我根本就不够，不敢好爲人師；說到修養，我覺得思想，我根本就是個「只能在被窩裏睡一覺」的人！

你過於天眞坦白，還沒有學習到一點應付現社會人羣的手段，遇事不免就要失敗。雖然這社會上天眞坦白的人太少，而且還需要天眞坦白的人。

（十月十三日）